

FUSHUNXIAOSHUOJINGPINXUAN

抚顺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抚顺小说精品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序

彭益民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在二十世纪这片沃土上，抚顺人民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尤其是新中国诞生以后，抚顺文学与共和国的脚步相随相伴，与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成为展示抚顺地区历史风貌、现实生活、时代变革、人文精神的万花筒。作家们以强烈的责任感、灵敏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生动的表达力，随着岁月的衍进，不断推出文学精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热切的关注。

任何文化上的投入，都会收到社会效益。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由市文联精心选编的这本《抚顺小说精品选》，集结了我市各个历史时期的十五位有代表性作家的二十七篇小说精品，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历经 50 年的当代抚顺小说，尤其是经过了 20 几年磨砺的新时期小说；她是我市文学界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回眸，是作家们智慧和辛劳、耕耘与收获、憧憬和渴望、光荣与梦想、激情和喜悦、骄傲与自豪的结晶，是献给共和国 50 华诞的一份重要的礼物。

在各种文学创造劳动中,小说尤其需要才能。这种才能不仅仅是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先天条件,更重要的是后天的修养。要成为一名好的作家,必须花大力气去体验生活、积累知识、磨练思想,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鲁迅先生认为:“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凡是具有震撼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家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作家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活动。

在这本小说集里,几位从五十年代起就在抚顺文坛上奋笔耕耘的老作家,写他们熟悉的矿山、工厂、乡村,写他们脚下熟悉的土地、山林、沃野,写亲身经历的历史巨变,写身边的故事和人物,展示了作家走进生活,超越生活,塑造典型形象、语言传神、结构精美的艺术才能,及小说的智慧、涵盖度和思想震撼力;而一大批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则带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凝为一体的现代哲学意识和人文精神,带着小说家个人的禀赋、气质、经历、学识,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沃土,用独特的艺术视角、丰富的小说技巧,表现都市生活,讴歌改革大潮、描写人生百态,给读者带来了改革激流与百姓生存状态的现实感和新鲜感。两代小说家孜孜不倦的创作,构筑了我市小说艺

术发展的长廊。通过这条长廊,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蹒跚前进的步履,一个地域文学发展的脉络,看到了作家们娴熟的传统艺术手法,及对传统艺术手法的突破;同时,这些小说还向广大读者充分展示了作家们的人生形态、心理,性情,文化趣味、文化境遇,及文字的品位。

抚顺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文学的发展应该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尤其是当 21 世纪的大门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家们要与时代同步,就需要有跨越世纪的思想与把握变革时代制高点的精神,有审视生存与人物灵魂所具有的时代意识和博大的胸襟。“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国宣传战线和文学艺术界发出的号召,希望我市的作家们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积极投身火热的生活,把握时代脉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序作者为中共抚顺市委副书记)

目 录

黄仁惠	煤篓	(1)
	白鼠	(13)
	天轮	(32)
潘洪禹	离异	(54)
	好梦成真	(63)
马人骥	纸花	(75)
王 敏	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86)
	绿栅栏	(99)
	A市之行	(111)
王金武	夏市风潮	(127)
刘巨才	风水	(136)

刘学敏	黑牛奶	(167)
李长祥	病	(179)
李永宏	异域孤独	(191)
	酒力	(205)
杨 麦	边远的小城	(213)
金 鲤	秧歌步	(249)
	山芹	(264)
	田鼠	(274)
郝俊林	对酒当歌	(293)
徐国良	古老的哀歌	(315)
	子时雨	(329)
	姑娘,在微笑.....	(340)
钱振中	苦酒甜酒都醉人	(358)
解 良	陈村之役	(373)
	桃夭之期	(390)
	怪梦	(406)

黄仁惠

煤 篓

正是七月暑热天。矿坑似个热烘烘的火盆。绿色的石头，褐色的页岩，黑亮的煤炭，一股脑地灼烫炙烤着沿盘道上下下的背煤人。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有一个铁丝拧编的背篓，装满了煤块，匍匐着爬上三道盘去，将背篓里的煤哗啦倾倒在铁轨边的煤堆上。然后将背篓斜垮在肩上，张起胳膊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留下一道道煤黑，一边呸呸吐出灌进嘴里的煤渣，干辣辣的嗓子眼里才感到轻爽些。然后绕到站在煤堆旁那个光亮的女孩身边领一个小塑料牌牌，七角钱算挣到手了。

距煤堆十米左右，在盘道的崖头边搭一座临时工棚。左臂就坐在这阴凉里

架起的一根旧枕木上，右臂杵着长条木桌，嘴里叼支卷烟，目光散漫地俯视蝼蚁似的蠕动着在盘道上下的那些下死力的人。

这是被生活驱赶至穷途末路乌七八糟的一群。人员不固定，来来去去的，干一天挣一天钱。没有能干长久的，谁都挨不起这个死累。等找到了门路送一份厚礼去矿上做个正式工人，或讨一份好工作，就都毫无留恋欢天喜地离开这里。

左臂却在这里苦扎苦累了八年！

后来，他们终于全体被矿上收编为大集体工人。报到那天，那个胖胖的人事科长挨个地问：干多久了？回答尽是五天，十天，半拉月……最长的一个是半年。临到左臂时，八年！胖科长顿时惊诧地瞪圆了眼珠，死盯着面前这黑塔般的汉子。半晌，科长站起来走到左臂身旁，用手捅一下他那条空空荡荡的左袖筒子，嘴角一撇透出一丝冷笑，就你？背了八年煤篓啦？左的脸腾地变作紫黑，唰地扒下了布衫将后背转给科长，给你看！毫无廉耻地裸露出两肩、脊背上长年被沉重的煤篓磨作成一片死肉，似一张粗砺干硬的牛皮；而那只红赤赤圆滚滚的半截肉桩子，也同时刺眼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人们想笑，却笑不出来。

胖科长紧了脸，上前为左臂披上衣裳，手指一戳，你，就是这背煤队的队长啦！

在矿山，这背煤是最为入瞧不起的营生。即如做了队长的左臂，依然被人叫作煤花子。煤花子就煤花子！左臂不在乎。俺们拿身子当地种，靠力气挣饭吃，不亏心。更何况每月三、五百元的收入，常令那些在矿办小厂做工的全民工咋舌。待爬上矿坑岸坐到酒馆时，大盘吃鱼肉，大碗喝烧酒，引得招待员小姐儿围在身边滴溜溜地转，笑嘻嘻地娇滴滴地一口一个“大哥”叫，左臂就活得很滋润很快活。

太阳好毒，照得人眼花。昨日的景儿，还尽想它作甚？左臂抬脚将一块球大的岩石踢下矿坑去。岩石沿陡峭的崖帮滚落坑底，坑底便有闷雷似的声响渐次升起。

人能管住自己的手脚，却管不住自己的头脑，他想花儿。花儿象猫，夜里蜷缩作一团儿偎在男人的怀里拱。左臂望着空空的黑夜，暗暗忖道，失去只胳膊，得了个花儿，老天是让俺占大便宜了呢！

他们在没有被矿上收编为大集体之前都偷矿。其实也不算是偷。矿是国家的。国家是谁，谁也弄不大清楚。矿坑下的事就不大有人去管。周围寻生活的人就常下矿坑去背煤，有的自家烧，有的卖给煤贩子。天光白日地去背不是自己的东西总有点不大好意思。于是，就都趁黑夜下矿坑。黑夜遮掩了一切。

黑夜里的矿坑雾气滞重，荡荡地盛满暗黑，似一片沉沉的大海。人站在岸边望一望都会眼晕。而左臂是习惯了。他像老渔民熟悉海一样熟悉这三十里露天大坑，二九一十八盘的盘道、岸帮、铁轨尽装在他的心中，闭眼都能在夜坑的黑暗里游弋。从坑岸下到坑底人走要两个小时，左臂在不是左臂的时候才不会去浪费时间。他不似其他背煤人那样在腰间系一块煤溜子的废皮带，下坑时垫在屁股底下顺着岸帮往下滑。左臂去扒乘下坑拉页岩的电机车下坑，一支烟的工夫便到坑底。

这天夜晚，月亮如盘，偶尔从云缝中露半边脸，撩拨得左臂困倦顿消。他背起煤篓悠悠晃晃地荡出家门，走矸子山灰灰搭搭的小路。路儿花白，曲曲弯弯地往暗里钻。走一会儿，听见后面有沙沙的脚步声，而且咬住左臂的脚跟不放松。左臂很气，就站住，问：

“谁？”

黑影儿停住不动，悄无声息。左臂又大声喝：

“你总跟住我干什么？”

过片刻，对面终于应一句，话音怯怯地柔柔地传过来：

“大哥，俺头回下大坑，不认识道儿。”

是个女的？烦人！左臂小声嘟哝，见那黑影儿实在小得不成样子，几乎被这阔大的黑夜吞掉，便心软了，说：

“你过来跟我走吧。”

“俺谢过大哥啦！”

黑影儿飘了过来，天黑，看不清眉眼，听那声音怪好听，想那脸也会好看。

“你是刚从关里家来的吧？”

“大哥咋知道的？”

“我听你说话……”

“大哥是笑俺说话伶俐呢？”

左臂忍住笑，感到在黑夜里有个女人一块说说话儿浑身暖融融的。

这时，远处响起一声汽笛长鸣。

左臂问她：“你敢扒摩电车么？”

她有些犹豫，问：“下矿坑还要扒电车么？”

他说：“你要害怕，咱们就只好走着下坑啦，不过要很慢。”

“俺敢！俺从关里家上东北就是扒火车来的。”

“是么？真看不出哩！”

左臂看看她，只见黑夜闪动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心猛地一颤抖，用手紧紧腰间的板带，说：

“好，一会儿你就跟定我。”

电机车不容左臂再去多想，便挟雷携风般急驶而来。左臂伸手将她拉到身边，从她身体的颤抖中感到了她的紧张。他对着她笑了一下。急切间，她看不见他的笑，却从那闪动的白牙领受

了这一份安慰。左臂让过车头，又让过三节车皮，他选择了四节与五节车皮的对接处，陡然腾跃飞起，双手抓住了车皮顶端的闸把，将身体紧贴在车皮上，随后把悠荡的两腿提上来，脚终于踏实在车挡板上。这一套程序左臂已经演习得非常熟练，每次都是这样，一切都是在一刹那间完成得天衣无缝。接下去，他可以靠在车皮的背风处点一支烟了。可是，今天却不行。当他的一只手刚握住闸把，他便探下身子伸出另一只手去抓那个在下边随车飞跑弹丸一样的黑影儿的手。她张着的胳膊像一枝柔软的柳条，抖抖地就是够不着。她有点失去了信心，脚下一踉跄，突然摔倒在路基上，又迅速滚入路基下的黑暗中。左臂心猛地一紧，喊了一声，不好！纵身往车下跳。背上的煤篓被车上的什么东西刮了一下，他用力一挣便摔在路基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听到了车轮与铁轨之间咔嚓一声巨响如山崩地裂，左臂一阵揪心的刺疼顿时流过全身。

电机车呼啸而去，钻进沉沉夜幕消失了。黑夜响过一声尖利的嘶叫：

“大哥——”

她从黑暗里爬出来，呼喊奔跑过来。他摸摸左侧撕破的衣袖，忽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问她：

“我的手哪？我的胳膊哪？”

她惊惶地去抓他的胳膊抓他的手，却只抓了两手粘乎乎的血。

“血！血！”

一阵慌乱之后，她突然惊醒，赶紧从衣衫上撕下一条布来，为他紧紧地扎住断臂。他挣扎着不让她扎，一声接一声地呼叫：

“我的手！我的胳膊！”

她尖利地惊叫着扑在他身上，用头顶住他的胸脯，哽咽：“大

哥，都是俺害了你。”

左臂知道她叫花儿已经是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花儿每天来看他，给他送些好吃的。来时，她先悄悄地打开一道门缝探半张脸儿窥望，目光与左臂一触，又倏地闪开，顺下眉眼，脸飞红绽出一个柔媚的笑，极麻利地溜到病床跟前把包里的吃食一样样取出摆好，才怜怜地望着左臂，细声说：“你吃呀！”那份儿温柔顿时将左臂的心中的火气熄灭了，烦躁抚平了。这女人柔弱似水，直把个大男儿整个给泡软了，溶化了。左臂顺从她的心意去做，乖巧得像个孩子。花儿脸上漾着甜丝丝的笑。

临走，左臂说：

“你明天别再来了。”

“咋？”

“天天这样，你哪来的钱？”

“俺有钱呢！”

花儿忸怩地背过身去，扯起衣襟在手指上缠绕。

左臂不想再说，心里却堵得紧。一个刚从关里家逃难来的女人，那钱能从哪儿来呢？还不是……矿坑里有这种女人，有这种事儿，左臂却从来没干过。此刻，他不愿再想下去，就生气地说：

“反正明天你别再来啦！”

花儿惊讶地望着左臂，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地扭过身去，过了片刻，悄悄离去。

第二天，花儿还来。

等左臂出院以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他住院的那些日子里，花儿夜里下大坑背煤，白天上医院。左臂读到了花儿令他惊愕的另一面。

左臂以后有许多机会回忆那一黑夜发生的事情，不由地去

仔细解读那一夜的每一细节。后来，他终于读懂了，那纯属是天意，是缘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左臂自认运气不坏，他有花儿，有儿子，没啥可抱屈的了！

太阳愈白愈黑，愈毒。正当午，矿坑内没有一丝风，巴掌大块阴凉也没有，一片死寂。坑底，一台电铲正在装车。这庞大的傢伙像似传说中的魔鬼或怪物，正伸着长脖子用它那钢铁的獠牙咔味啃咬坚硬的煤层。左臂抬手看过，这傢伙三分钟就装满一个车皮，一排车十二个车皮半个多小时就装完了。而过去这一排车的煤却要他们百十号人背整整一个月呢！这事实是太冷峻太残酷。人类发明制造机器本是为了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给人以轻松和愉悦。而眼下这钢铁傢伙却只能给左臂带来铁一样的沉重和痛苦……

左臂坐在盘道崖帮的一块石头上抽烟。自失去左手以后，他就不再用纸条卷烟，托人在矿办的机械厂旋了个烟斗，柄是透明的有机玻璃，锅是不锈钢的，大如酒杯。腰带上系个钱夹似的烟口袋，是花儿用水龙带给他缝的，粗糙却耐磨。左臂用一只右手把烟斗伸进烟口袋里扳着，装满烟锅叼嘴里发狠地猛吸一口，眉头紧锁，死死闭住两眼甚都不去看，甚都不想看！却又甚都看得见，连过去的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全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那一年，左臂出院回到家，见自己那间狗窝似的臭油房一切都变了样，墙新刷了白灰，棚新糊的窝纸，炕上地下灶间里全都拾掇得干干净净。左臂看看花儿，花儿埋下头去，两个人之间好像突然之间多了一堵陌生的墙。过片刻，左臂说，花儿，谢谢你这些日子照顾我。现在我回家了，你走吧。花儿身靠在炕沿边一声不吭。左臂又说，不是我撵你哩！你看我这儿……你一个女人家，不好呢。花儿还是没言语，扭身钻进灶间里去，劈柴，烧火，做饭。这聚居在矸子山臭油房的人们经受的苦难是太多。繁华

的城市虽然距他们很近，现代文明对他们却是太陌生太遥远。祖辈袭传的习俗依然保持着许多独特之处却难以为人理解。那些单身女人的土屋热炕随时可以任男人们自由出入而能被人们宽容。但如果若有女人钻进了单身男人的臭油房里，则遭到非议。除非是她实在无路可走，今生今世将与这男人相伴共同走完漫长或短暂的人生旅途。能走这条路的女人都须有一种非凡的勇气。夜里，花儿偎在左臂的怀里拱，一边用手抚摸左臂那半截肉桩子述说着，哥，俺不是那贱女人，往后俺给你洗衣做饭，俺给你生娃，俺下坑背煤养活你……

矿山的女人都是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侍候男人，让女人下大坑背煤是矿山男人的耻辱。第二天，左臂不顾花儿的阻拦背起煤篓下矿坑去。当他晃着空荡荡的左袖筒子出现在坑底的煤掌子里时，人都惊疑地望着他。左臂不睬，独自跪在煤掌子里扒煤。一个男人见左臂一只手扒得吃力走过来帮他。左臂却似受了奇耻大辱，火性陡起，一头将那个男人拱翻：

“滚！”

人都围在远处沉默地注视着他。左臂装满了煤篓，又发狠捧起个大煤块压在篓顶，背起煤篓向爬梯走过去。崖帮立一架三丈多高的木梯，圆木扶手磨得又光又滑，梯蹬被长年风吹雨淋有的地方已经朽蚀。左臂用右手抓住一边的扶手一步一步向上爬。木梯不堪重载，吱吱嘎嘎地抱怨这男人的残忍。左臂高大的身躯和背上煤篓的全部沉重由一只右臂去承担，每向上登攀一级，右肩胛都有种被撕裂的感觉。他拼命地去挣扎，咬紧牙关地向上爬、爬！突然，左臂脚下的梯蹬终于承受不住，咔嚓一声折断。左臂一脚蹬空，沉重的煤篓猛地一仄歪扯坠着他的身体向后向下倾倒。左臂用一只右手死命地抓紧扶手牵拽阻止整个身体与煤篓的下坠，左边的断臂却紧紧地卡在木蹬与扶手的夹

空中。一阵刺骨的疼痛顿时流过全身几乎使他昏厥过去。下边的人惊呼着奔跑过来，却不敢爬上木梯去帮他——木梯再也承受不住增加少许的重量——只能站在下面仰头望着木梯上的左臂无可奈何地焦急担心。左臂挺过那致命的阵疼，慢慢把左腿提起来，脚尖试探地寻找着新的支点。再上，再上！向右，向右！下面的人同左臂一起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屏息地小心翼翼地喊叫着。此刻，他们已经与左臂溶为一体，左臂的身体的每一牵动都连接着他们的神经。人类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这种群体一致的意志和品质支撑着他们去创造绝路逢生的奇迹。左臂的头脑忽然变得异常冷静，他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于抓住木梯的那只右手臂上，悬在木梯上的右臂便有了深刻的体验，失却了最初的颤栗，左脚也没有了适才的迟疑和木笨而格外灵巧果断，终于准确地踏落在坚实的木蹬上……从此矿坑才有了左臂这条汉子。

太阳卡在山脖腰上流淌一坡血样的红，似烧化了。

左臂的烟斗兹兹啦啦地响，他知道是烧了烟油了。矿坑里已不似白日的灼热，却闷，闷得叫人喘不上气来。左臂抓起横躺在身边的煤篓斜挎在肩上，向坑底的煤掌子走去。那庞大的钢铁怪物劳累一天，吭吭地喘息着从煤掌子往回倒车。那些躲闪不及的煤块便被它无情地碾得粉碎，萎缩地挤在一起。左臂为它们感到肉疼、忿愤。左臂对煤们已经早已司空见惯而麻木，他从未有过眼下这种怜惜的情感。这是怎么啦？左臂恨恨地向经过身边的电铲啐去，一口浓痰砰地砸在驾驶楼门上。司机是个二十郎当岁的毛头小崽子，傲慢地坐在上面俯视着左臂，嘲笑地喊：“老哥，这煤掌子废了，留给你去背吧。”

左臂看着煤掌子四周散乱的煤层亮块，无限惊疑，问：

“这么多煤就扔了，不采了？”

“电铲够不着就是算废了。这不，上边命令搬到新掌子去采。”

小伙子驾驶电铲隆隆远去。

“败家子！”

左臂不知道在骂谁。他抓起一块煤炭在手中掂掂又突然扔掉。左臂抬头眺望那钢铁怪物已渐远渐小最后缩为一个黑点儿，终于消失了。左臂心中不由涌起一种鄙弃一种欣喜。娘的！原来你也是个无用的东西！说罢，他又觉得有些悲哀，为那退却的钢铁怪物，更多的是为自己。一个月之前，左臂也曾有过一次这种无奈的退却……

背煤队的一百多号人被召集到矿里的一个大房子里，说是要把他们都分到矿办工厂去做工。据说是矿上从美国什么公司新进口了一批采掘设备，过几天美国人就要来指导安装。矿党委怕让美国人看见八十年代的中国露天煤矿还在用人背煤丢中国人的脸，匆忙决定解散这背煤队。还说，当初成立这个背煤队就是出于无奈，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和偷矿。说他们背的煤本来可以直接用电铲装煤车就行，他们实际干的都是无用的劳动……

“让这么说，咱们也都是无用的人啦？”

他们就骂矿上的领导都是他娘的王八蛋！可是在骂过之后又都兴高采烈地拿着调配单去单位报到去了。

只有左臂一个人始终郁郁不乐心事重重。厂里照顾他分配他烧大水壶，早晚打扫打扫车间的卫生，活儿轻松得闲痛了他的筋骨。

左臂时时想回矿坑去背煤，心里就骂自己贱！放着这轻松不会享受却偏去想那苦那累，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是甚呢？可是，骂过了，骂狠了，还是忘不了矿坑里那黑黝黝的煤掌子，忘不了

崖帮上那陡立的木爬梯……他想若死后平躺在煤掌子里是会像躺在花儿的怀里还要舒坦哩！

这一个来月，花儿温柔得像只猫像泓水，左臂想找茬发发邪火都不能够。见他进屋，花儿麻溜地摆好炕桌，端出热在锅里的饭菜，温热了酒。儿子乖巧地躲在母亲身后张着一只黑眼珠溜着父亲阴沉的脸色。

左臂匆匆吃过一口，说：

“睡觉。”

一夜无话。

天刚亮，左臂钻出被窝，从小厦屋里背出煤篓，刚走到院门口，忽听儿子在喊：

“爸爸！”

花儿搂着儿子站在屋檐下，静静地望着他。左臂放下煤篓，招呼儿子过来，一口一口地亲。儿子仰起脸，稚气地说：

“爸爸，我长大也像你下大坑去背篓！”

左臂一怔，随之脸色大变，一把推开儿子，打他一巴掌，骂：

“没出息！长大你要好好念书去开机器！”

儿子委屈地哭了。

左臂心绪复杂，背着煤篓向矿坑走去。走着走着，听后边有人跟着，就站住，回身看：是花儿！

花儿背着煤篓站到他面前，深情而坚定地望着他。

“俺跟你一块去。”

左臂心里猛一热，忽然忆起他与花儿相识的那一夜……

早晨，矿坑里满满登登的紫雾，好似一片红海。在这红海下面那个废弃的煤掌子的铁道边堆起一座黑色的煤山，渐渐地浮了上来。

花儿背着煤篓爬在前边，汗水顺着脊背哗哗流淌。左臂跟